

世界怪异小说文库  
自 殺 篇

SHI JIE GUAI YI XIAO SHUO WEN KU



四川文艺出版社

# 目录

1

## 最后一次演出

〔俄国〕阿·伊·库普林

舞台上，女主人公面对抛弃了她的情人，一饮而尽那杯毒酒——但这回这杯毒酒却是真正的毒酒，男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对真正的情人，他无情地抛弃了她……他正面对着她！她不想活！

10

## 神的和人的

〔俄国〕列·托尔斯泰

年轻的斯维特洛古勃因麦热涅茨基的介绍加入了反政府的恐怖团体，被当局处死，痛苦与内疚撕裂了麦热涅茨基的心，最终将头塞进了自己结的绳套之中……

54

## 斜阳

〔日本〕太宰治

没落贵族之子直治饮酒放荡，家产挥霍殆尽，自杀

1

身亡，给姐姐和子留书，陈述自己的种种痛苦。作者曾与一有夫之妇投海，女的死去他却活下来，但最终还是在四十岁时投河身亡。《斜阳》实为这位“破灭型”作家的“写真”，引起轰动，出现了“斜阳族”这一名称，并开了以后“××族”、“××族”的先例。

174

### 鸽子笼

〔日本〕高桥葵一郎

少年的笼鸽里飞来一只别人的鸽子，他还给失主，失主却诬他为贼，父母也拼命追问，把他逼上了绝路，把氰酸钾掺在汽水里……

188

### 一个少女的自白

〔法国〕马·普鲁斯特

少女开枪自杀不准，一时没有毙命，沉浸在对自己堕落的一生的深深悔恨之中……

201

### 错死了的画家

〔意大利〕迪·布扎蒂

报纸误登画家死耗，但为遗作卖大价，他同意装死，结果死后热闹一阵，不久被人淡忘，妻子另跟别人。

他只好真躺进写有自己名字的空棺里去。

208

### 为了一张五克朗钞票

〔挪威〕约·鲁德

饥寒交迫中的流浪汉捡到了一张五克朗钞票，他想以此为本发财，全去批发成了鞋带，却一根也无法卖出，最终成了上吊自尽的绳索。

215

### 自杀俱乐部

〔英国〕罗·史蒂文生

一群想自杀但又无力自己杀死自己的人组成一秘密的自杀俱乐部，用抽签来决定死亡的次序，面无人色的抽中者就会被另一会员杀死，而这一切都在一阴险的强盗的操纵之中……

〔俄国〕阿·伊·库普林

# 最后一次演出

第三和第四幕间的休息过去了。乐队指挥伊凡·伊凡诺维奇·冯·格肯多尔夫刚刚指挥乐队勉强演奏到序曲的最精彩的部分，这支曲子表现的是沦为巴比伦之囚<sup>①</sup>的哀怨之情。

伊凡·伊凡诺维奇非常喜欢这样一些短小的曲子，其中总是反复叠奏着极端悲伤的曲调，——时而长笛凄楚的笑诉交织着黑管感人肺腑的哀叹；时而是长号发出无情的呜咽，而后一切声音全都被低沉的土耳其鼓声淹没了；时而乐师被这喧闹的声音弄得胆战心惊，以致准备放下乐器，用充满忧郁、绝望的目光注视着乐队指挥……

---

① 据《圣经》记载，公元前605年迦勒底王（或曰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开始执政，犹太王约雅金奉行反巴比伦政策。于是尼布甲尼撒率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约雅金率王室投降，巴比伦王指令约雅金的叔父任犹太王，并改名为西底加。西底加为亲埃及派所左右开始反巴。公元前586年，迦勒底军队再度攻陷耶路撒冷，并将犹太居民掳往巴比伦，把他们囚在奴隶营中。

这时，伊凡·伊凡诺维奇善于创造奇迹：他从这边扑向那边，做几个高难度的转身动作，那灵活的动作简直令观众叹为观止；当所有乐器融合在一起奏出了混然一体的大合奏时，他终于被疲劳和激动弄得满面通红，并且用他得意的目光扫视观众。

这一次观众对伊凡·伊凡诺维奇音乐方面的奇迹却未表现出应有的赞赏，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一出首次上演的悲剧。人们低声地叫着剧作者的名字，并且指着按字母排列的包厢，那里坐着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

此刻舞台上一片混乱。阿列克塞·特罗菲莫维奇·彼图尼亚一人身兼数职：又是布景美术师，又是置景师，又是舞台监督，他非常焦急。

“拉幕，快拉幕呀！”他大声吆喝着，没穿礼服，在舞台上跑来跑去。“安静些，我说，要小心呀！喂，羊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基里尔”高个子卷头发的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道。

“那么，亲爱的基里尔，你马上下楼到票房去一趟。问安德烈·费里佩奇要我的手提包，明白吗？噢，对了，是一个圆鼓鼓的小口袋……你快去呀，快跑！喂，你们在那里睡觉啦？河在哪里？尼古拉·安东诺维奇，你把河给忘啦，快把河拿来！”

“让它挂着吧，”上边一个人粗声粗气地回答，“幕布碍手碍脚，不然也好弄一些。”

“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您把布景的围墙修好了吗？上一次，阿涅姆波季斯托夫磕掉了十四颗牙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云彩的布景成了碎片，小

河的布景有了窟窿，幕布也是旧的，都腐烂了……”

这后面的几句话是冲着戏班子的经理兼班主任说的，他拿着鞭子正匆忙地穿过舞台。这是一个身材高高，体格匀称的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那潇洒地披散在肩头的，浓密的黑色卷发围绕着他的面孔，使他具有某种傲慢和自信的神情。他那双冷漠的，灰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许多人，甚至那些非常坚强的人也经不住他那阴沉的目光。

“我提醒您注意，”阿列克塞·特罗菲莫维奇号叫着，绝望地打着手势。“安德留什卡又喝醉了，旧幕布怎么也不能再凑合啦，会掉下来，砸破人的脑袋……”

“回头再说，回头再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头。“戈尔斯卡娅在哪儿？”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她在化装室里，”阿列克塞·特罗菲莫维奇回答道，随后又跑去发号施令。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走上楼，在一扇油漆过的小门前止住了脚步，并且敲了敲门。

“谁呀，请进！”门里传出了悦耳的女人的声音。

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戈尔斯卡娅是一位美人儿。

一个艺名叫法里耶里的悲剧演员阿涅姆波季斯托夫，以他简短、辛辣的俏皮话使女商人们打心眼里感到吃惊：

窈窕的身段

不用化装！

每当谈起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他额头下那双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一双大眼珠子在眼眶子里一连几分钟不断地转动，

用嘶哑的男低音连连赞叹不已：“真是一位女神，一位典雅的女神！”的确，戈尔斯卡娅那俊美端庄的面庞，典雅的侧影，面部仿佛大理石般明暗适度的光泽足以使她赢得这种美称。

一见班主走进来，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做了一个突然向前的动作，但是随即她又坐到椅子上，一抹浓郁的红晕掠过她那苍白的面颊。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她吃力地问道，她的语气里含有某种难以掩饰的痛苦和蔑视。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把黑色卷发甩了一甩。这个开门见山的问题使他大为不快，因为他想从头把问题说个明白。

“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首先，我想请您不要用这种使我不愉快的语调说话；其次，我想告诉您，您那唉声叹气和绝望的眼神着实使我气恼。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呢？那么，今天您仿佛故意要演得一塌糊涂。好在观众还喜欢您，不然这出戏就演砸锅了，彻底砸锅了……纯粹是婆婆妈妈的那一套！对一个人生气，也犯不上跟二十五个人过不去呀。这里除了我，剧作者，还有您的同伴都为您遭罪；我担保有四分之三的观众没有听到您那半死不活的声音。”

他站在她的对面，怒气冲冲地等待她回答。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终于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道，“请您为一个如此强烈地热恋过的女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要知道她一生中第一次这样地爱上了人啊。”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请您稍等！您再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她献出了一个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而他却粗暴地污辱了这种热烈的、盲目的



爱情，把这个妇女抛弃了，——任命运去摆布。请您想一想，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这个妇女，正当她也许行将自杀或者发疯的时候，难道此时此刻她必得去逗那成千的观众开心吗？！”

“噢，这个！我明白了，”班主不耐烦地打断她说，“您可以直截了当地要求我做出解释好啦，何必拐弯抹角，含沙射影呢？当时我对您说我爱您的时候，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就像您……大概也是如此吧。倘若您不爱我了，我也不会垂头丧气和强求您的爱情！倘若我心里难过，我就会在自己剧院的梁上悬梁自尽；倘若对我的情敌的嫉恨使我苦不堪忍，我就会做我想做的一切；噢，瞧，我就会用这玻璃瓶子打破他的脑袋……”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尔斯卡娅反驳说，“您也许忘记了我是一个女人……”

“唉，那不是一样吗！说老实话，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那些多愁善感的庸人，他们硬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旦姘居，他们彼此就得承担某种道义上的义务。您不觉得害羞吗，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如果一些少女，她们听到男人几句暗示爱情的甜言蜜语，就缠着他结婚，那倒是有情有原。您喜欢我，我也喜欢您——您说说，这不是很自然吗？难道我不再喜欢您了，那不也是很自然吗？”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可是，您的誓言，诺言呢？您想想，为了证明我们的爱情，您说过多少现在对您来说仍然是神圣的话语！”

“那又怎么样呢？或许您认为我是木头人罢？那曾炽烈地燃烧着我和您的情欲，使处在我这种地位上的任何人，都会

像我一样信誓旦旦！噢，那么好吧，假如说我应该恪守这些誓言；我已经对您说了，很清楚我已经不再喜欢您，这之后，假如我再使您相信我还爱着您，难道您会感到愉快吗？看来您也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不能再随随便便唤起我内心的那种温柔的感情！”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至少该还记得我该作母亲了，”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喃喃低语，转过身去……

她那忸怩不安的神态使她显得那样美丽，以致班主的脑海里忽然闪现了一个念头：看来，我还可以使她相信，——就说我想重修旧好。不过，这念头转瞬即逝了；他驱走了那诱人的念头，以严厉的声调回答说：

“那么，怎么办呢？是不是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婴儿的生存？您是希望这样吗？我愿效劳……”

他没有把话说完。这个遭受污辱的妇女从椅子上站起来，简直怒不可遏，她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一样，从嘴里迸发出一个词：

“滚！”

“滚！”这个词比如雷贯耳的呐喊还要令人震撼。这个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从未张惶失措的人，低垂着脑袋，驯服地走开了。

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久久地望着那扇关上的门，几乎毫无知觉地坐到椅子上。沉重的思绪在她脑海里，像噩梦一般时而瞬间掠过，时而又乱作一团。伴随着这思绪，一个可怕的决定已经形成并逐渐成熟。

“该您出场了，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过了片该传来了瓦里佐夫嘶哑的男高音的声音，冷嘲热讽的阿涅姆波季斯

托夫把他叫作第一个喜剧演员和并非最后一个精明的赌棍，他催促说：“请您快一点上场。”

她善于克制激动的心情，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她冷漠地，然而却坚定地回答说：

“就上场！请转告一声，我就上场。”

舞台上的气氛令人窒息。最后一幕即将结束，在这一幕里，一个被恋人（班主扮演这个角色）欺骗的少女，由于遭受不白之冤，即将服毒自杀，并把她对所强烈爱过的那个人的诅咒带入坟墓。戈尔斯卡娅紧靠舞台出场的小门旁，站在那里等候出场，面色苍白，心房剧烈地跳动。有个人抓着她的手握了一握。她听到耳畔响起了导演体贴的声音：

“您的面色像死人一样苍白，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您是不是想喝点水？……”

她沉默不语，摇了摇头。

“开始了，就要开始了，”里季雅怀着恐惧的心情想着，“我将最后一次问他，他也应该回答，他应该从台词中理解我的痛苦……哦，心脏跳得多么厉害呀……而这个可恶的阿涅姆波季斯托夫就要大声地喊叫，并且做着鬼脸，冷嘲热讽！”

她终于等到了那个时刻；阿涅姆波季斯托夫弯着腰，做着抽搐的动作，这动作应当表现出愤怒；他躲到幕后，用阴沉可怕的男低音，召唤天边的惊雷，劈向某个不幸的头颅；她等到了导演刺耳的低语：“该您出场了，里季雅·尼古拉耶夫娜，”她听到这话，就上场了。

她出场了，在极度的悲痛中她显得更为美丽、端庄；光凭她这副仪态就能拨动千百观众的心弦。

除了那个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中央的高大身影，她什么也

没有看见；她自己也不知道，这身影在她内心深处唤起了何种感情：是往昔的，珍藏在心头的爱情呢，抑或是深刻的憎恨和蔑视……

“他会说什么呢？”一个问号在她脑海里闪过，“难道这颗冷酷的心不会有所感动吗？如果你说你爱我，那就像往昔一样拥抱我吧，我把一切都献给你了，——我无限地，毫无反顾地爱着你……难道还有挽回的余地吗，难道对我来说还有一丝希望吗？瞧，他在说些什么，……不！还是那些冷酷、残忍的话语，还是那种杀人不见血的，不出所料的冷嘲热讽……”

她绝望地号啕大哭，她恳求爱情和宽恕；她把他召唤到上帝面前和人间的法庭受审，然后又疯狂地、绝望地大哭起来……

难道他不理解她吗，对她那绝望的哀号不会做出反应吗？

千百人都不理解她，他也不理解她；他没有透过女演员，看清这个妇女；他冷酷而傲慢，他抛弃了她，并且当面狠狠地责备她。

舞台上只剩下她一个人。

所有人都感到可怕，每人都感到脊背上冷飕飕的。

提词人不知所措地合上了剧本，因为剧本里找不到一句与这充满忧郁悲痛的场面相适应的台词。

小提琴手也拉紧了减音器，随后干脆停下来，呆呆地伫立在原地，圆睁着一双可怕的眼睛。

而她则用颤抖的声音讲述着自己悲惨的遭遇和夭折的爱情，抱怨上苍，请求赐她一死，乞求上帝给断送她一生的人以报应；并向他发出无情的诅咒。这时剧场里笼罩着死一般

的寂静，——每一个字眼都能听得异常清楚……

戈尔斯卡娅突然停住了，并且慢慢地走向舞台边的脚灯。她已经不哭了，也不再感到痛心；她脸上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平静的神情。她手中拿着一个菱形的小玻璃瓶闪闪地发出金星，里边盛着黑色的液体。

“啊，多么令人恶心的气味……简直可怕极了……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苦极了……胸中在燃烧……”

她用那双惊异的大眼扫视了一下观众……面色苍白，她颠簸着，发出可怕的，撕裂肺腑的叫喊，倒在地上。观众苍白的脸上现出了惊喜交集和惶惑不解的神情。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幕布徐徐落下，但是，顷刻间，暴风雨般的掌声震撼了整个剧院。

“戈尔斯卡娅，戈尔斯卡娅！”四处发出了喊声和疯狂的喧闹声，人们捶胸顿足，还可以听到歇斯底里的痛哭声。幕布的角动了一下，有个人犹豫不决地从台上向下望了望，便隐匿不见了。

“戈尔斯卡娅！戈尔斯卡娅！真是棒极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喊声；幕布又动了一下，舞台上堆满了掷来的花环和花束。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一个人面色苍白，惊恐不安地出现在舞台边的脚灯旁。他用那双模糊的泪眼缓缓地扫视了一下剧场。用勉强可以听到的，颤抖的声音挤出几个词：

“诸位先生，戈尔斯卡娅不在人世了……”

岚沁 译

〔俄国〕列·托尔斯泰

# 神的和人的

## 1

这事发生在七十年代的俄国，在革命者同政府当局斗争异常炽烈的时刻。

南方边区的总督——一位神情呆板、目光冷漠、耷拉着两撇八字胡的壮实德国人，身上穿着军礼服，脖子上挂着一枚白色十字章，傍晚时分坐在办公室的书桌旁，在一盏罩着绿色灯伞，燃着四支蜡烛的台灯光下批阅、签署办公厅主任送来的公文。他把姓名最后一个字母拖得老长地签写上“侍从将军某某”，然后随手把文件放在一边。

卷宗里有一件是新俄罗斯大学副博士阿纳托利·斯维特洛古勃，因参与旨在推翻现政府的阴谋活动而被判处绞刑的判决书。将军这时不同寻常地皱起眉头，也在这份判决书上

签了字。他用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但由于年迈和肥皂的刺激而满布皱纹的手指仔细地把卷宗理整齐，然后把它放到一旁。接下是一份有关粮秣转运拨款的文件。他一面细心地审阅着文件，一面在考虑款项核算是否切实。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同他的副手关于斯维特洛古勃案件的一番谈话。将军认为，在斯维特洛古勃住处搜查出炸药一事，还不足以证明他蓄谋犯罪，但是这位副手却坚持说，除炸药外，还有许多罪证都表明斯维特洛古勃是一个阴谋集团的首领。想到这里，将军犹豫起来，他觉得他那件前胸缝缀有棉衬垫，翻领如同硬纸板一般挺刮的礼服底下，心脏开始不均匀地跳动，呼吸变得十分艰难急促，使得那枚大白十字章——他的欢乐和骄傲的象征，也在胸前微微晃动起来。现在还可以把办公厅主任叫回来，即便不撤消判决，那也可以延缓一下。

“叫他回来？还是不叫他回来？”

心脏跳动得更加不均匀了。他摇了摇铃，传令兵迅速无声地走了进来。

“伊万·马特维奇走了吗？”

“还没有，大人！主任到办公室去了。”

总督的心脏忽而停住，忽而很快地跳动几下。他记起了几天前为他作心脏检查的一位医生的警告。

“主要的是，”医生说，“一旦你感到心脏不适，便应当立即停止工作，并且作一些消遣。最糟的就是激动。无论如何都不能激动。”

“要请主任回来吗？”

“不用了。”将军说。“是啊！”他自言自语道“优柔寡断是最让人激动的。既然已经签署，就算完了。Ein jeder macht

sich sein Bett und mussd' rauf schlafen, (德语：既然要铺床，那就去睡吧！) 他轻轻地对自己说了一句心爱的谚语。“再说，这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是最高意旨的执行者，那就不应当流于世俗之见。”他又添了一句，并紧锁起双眉，竭力让自己狠下心来，可是他的心肠从来都是很软的。

就在这时候，他回忆起他最近一次觐见皇上的情景，皇上面孔十分严厉，呆滞的目光紧盯着他，说道：“朕寄厚望于你：战争中你曾奋不顾身，如今与红党斗争亦应一如既往，宜果断行事，不受其欺骗和恫吓。再见。”皇上说完，伸出两臂拥抱住他，把肩头递过去让他亲吻。将军也记起了他回禀皇上的话“为陛下和祖国捐躯是臣唯一的愿望。”

他回忆起他在意识到自己对皇上无限忠诚的时刻所体验到的那种恭顺感动的心情，于是立刻就驱散掉了曾在一瞬间使他忐忑不安的念头。他把剩下的公文签署完，又摇了摇铃。

“上茶了吗？”

“立刻就上，大人。”

“好的，下去吧。”

将军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用手在心脏那个部位按摩了几下，步履艰难地走进空荡荡的大厅，顺着擦洗得锃亮的嵌木地板，来到传出阵阵谈话声的客厅。

将军夫人正在待客，客人有：省长和夫人，年迈的公爵夫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还有一位近卫军军官——将军尚未出阁的小女儿的未婚夫。

将军夫人，长着一副冷冰的面孔和薄嘴唇干瘪的女人，正坐在一张矮茶桌旁，桌上摆着一套带有托盘的银质茶壶的茶具。她装出感伤的语调向肥胖的，打扮得十分年轻的省长夫



人诉说着自己对丈夫健康的担忧。

“每天都不断有情报揭发阴谋活动和各式各样吓人的事情……这些都落到巴塞尔的身上，什么事都得他来决定。”

“啊！快别说这些了，”公爵夫人说“Je deviens féroce quand je pense a cette maudite engeance，（法语：一提到这些该死的东西，我就要发狂了。）”

“是啊，是啊，真可怕！您简直不能相信，他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心脏又不好，我真担心……”

她看到丈夫走进客厅，就收住了话头。

“啊，您一定得去听听阿尔比尼的演唱，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高音。”她妩媚地笑着向省长夫人讲到新近来到的一位歌唱家，她是如此自若，就好像她们一直就在谈论这个题目似的。

将军的女儿，一位丰满的，可爱的少女，和她的未婚夫远远地坐在客厅角落里的一幅中国屏风的后面。她站起身来，和未婚夫一起来到父亲跟前。

“怎么样，今天我们还没有见过哩！”将军说道。他吻了吻女儿，又握了握她未婚夫的手。

将军和客人们寒暄问候之后，在小桌旁坐下，便立刻和省长谈起最近的新闻来。

“不，不，别谈公事，这儿禁止谈正事。”将军夫人打断省长的话，“啊，正好科皮耶夫来了，他一定会给我们讲点什么有趣的事情。您好，科皮耶夫！”

科皮耶夫这位出名的乐天派和说俏皮话的能手，果真就讲了一段最新趣闻，把在座的人都逗笑了。